

资源、资本的二元悖论：拉美的资源诅咒与资本依附

拉美坐拥全球顶级战略性矿产资源，不仅是全球能源转型的稳定器，更是中国资源安全的战略支点。2025年12月，特朗普发布第二任期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》，明确将西半球列为美国全球战略最高优先序列，推出史上最强硬的“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”（又称为“唐罗主义”）新版地缘政策，在高压与利诱下亲美倒戈的逆流正席卷拉美。面对地缘冲突、资源民族主义交织上升新态势，深入剖析资源与资本二元悖论，将为破解拉美“资源诅咒”及中拉合作破局提供深层视角。

一、二元悖论：资源富集与发展依附的死循环

资源与资本的二元对立。美国地调局（USGS）2025年报告称，拉美拥有全球已探明锂储量约60%、铜约46%、稀土约23%，铌、钼、银、铍等战略金属储量均居全球前列。拉美顶级资源吸引全球跨国资本持续流入，但二者却形成相互割裂的二元对立状态：资源停留在初级原料出口，无法转化为本国产业竞争力；外来资本扎堆资源开采、贸易、金融投机，极少扎根本土实体产业；资源红利、资本收益大量外流，本土经济陷入“资源丰裕却发展滞后、资本涌入却产业空心”的“资源—资本”二元悖论。拉美地区2025年资源出口额占GDP比重超26%，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量71%以上，82%国家高度依赖初级资源出口。

二元悖论根在产业缺失。贯穿始终的悖论无法消解的轴心根源，正是本土完整产业体系的系统性缺失。资源、资本、

产业三者存在刚性传导关系，拉美恰恰在中间的产业环节完全断裂，直接导致资源与资本双向“空转”。没有中下游产业，富集的铜、锂、铁矿只能以原矿、粗精矿形式出口，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产业优势，资源收益大多被跨国企业拿走，本国税收与居民收入增长有限，悖论不断强化。产业缺位，让资源变不成财富，让资本落不下根基，最终造成资源与资本“两张皮”。

殖民历史遗留的经济依附。拉美的资源诅咒，正是源自于殖民历史导致的依附经济，即以资本为锁链锁定资源主权，用资源依附反哺资本霸权，形成“资源诅咒+资本收割”的闭环控制。通过构建“资源—资本”双向绑定机制，剥夺拉美资源主权、资本自主权、技术发展权与地缘独立权，形成对美国资本的系统性依附，实现“以资源养霸权、用资本固控制”的终极目标。美元债务与技术依赖让拉美不敢切断与美国资本联系，否则将面临债务违约、经济崩溃。美国的资本控制越强，拉美的资源主权越弱。美国通过地缘控制、军事干预、规则制定，保障拉美资源持续稳定供应美国，反哺美国工业与霸权体系。其霸权越稳固，资源供应越稳定。

二、历史溯源：门罗主义外衣下的资源资本绑定

门罗主义：确立美国霸权法理外衣。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发表国情咨文，抛出“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”的门罗宣言，表面反对欧洲列强干涉拉美，实则宣告拉美是美国的后院，该政策成为美国200余年控制拉美的法理基石。1904年西奥多·罗斯福提出“门罗主义推论”，宣称美国作为西

半球“国际警察”有权对拉美国家实施武装干涉，开启“大棒政策”时代。此后百年，美国通过美墨战争（1846-1848年）夺取墨西哥55%领土（含加州金矿、德州油田）；策动巴拿马独立（1903年），强占运河区，掌控美洲交通命脉；1898-1932年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0国干涉达34次，完成对拉美地缘与资源的初步分割。

资本入侵：跑马圈地拉美战略资源。20世纪初，美国垄断资本大规模涌入拉美，以联合果品公司（现金吉达）为代表，在中美洲霸占70%耕地垄断香蕉、咖啡贸易，控制铁路港口享有免税与治外法权，成为“国中之国”。洪都拉斯、危地马拉等国沦为单一作物出口国，经济命脉完全绑定美国资本与市场，被称为“香蕉共和国”。通过模式复制，1910-1930年美国资本控制拉美80%铜矿、70%石油、60%铁矿开采权，智利、秘鲁、委内瑞拉等国沦为美国原料供应地。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，拉美资源价格暴跌，美国资本趁机低价收购核心资产，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，为后续“资源—资本”二元悖论形成奠定基础。

固化霸权：战略资源的地缘政治化。冷战时期，美国将资源控制与意识形态捆绑，编织“反美=共产主义=政权颠覆”逻辑闭环。哈佛大学研究显示，1898-1994年美国在拉美策划41次政变，17次直接军事干预，24次间接干预，推翻所有推行资源国有化、摆脱资本依附的左翼政府。1954年美国中情局联合果品公司，推翻推行土地改革、没收美企闲置土地的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阿本斯；1973年策划智利政变推翻推行

铜矿国有化的阿连德政府，扶持皮诺切特独裁政权上台，将铜矿重新交回美国资本。对古巴、委内瑞拉、尼加拉瓜等反美国家实施全面经济制裁，切断国际融资、贸易渠道，封锁技术、药品、食品进口，迫使经济崩溃、政权更迭。冷战结束后，美国霸权进一步强化，二元悖论从“意识形态控制”转向“经济全面绑定”，资源与资本的捆绑更紧密、更隐蔽。

债务陷阱：对拉美的美元潮汐收割。美国主导的美元霸权+IMF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）规则，是收割拉美的核心金融武器，形成“借钱—依赖—加息—违约—贱卖资源—资本回流”的闭环。20世纪70年代华尔街资本大规模涌入拉美，以低息贷款诱导各国举债发展。拉美外债从1975年750亿美元飙升至1982年3287亿美元，墨西哥外债占GDP达53%，巴西、阿根廷外债均超千亿美元。贷款以美元计价、浮动利率结算埋下致命暗线，即债务成本由美联储决定，将拉美经济命脉绑定美元。1979年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从11%激进加息至20%，拉美浮动利率债务成本瞬间翻倍。1982年墨西哥率先宣布债务违约，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利等国跟进，拉美债务危机全面爆发。1980-1989年，拉美外债总额从3150亿增至4310亿美元，经济年增长率从5.3%降至不足2%。

华盛顿共识：以债务为筹码的强制私有化。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后，美国操纵IMF主导的华盛顿共识应运而生，以贷款为条件强制推行十大新自由主义改革：国企私有化、资本账户开放、资源低价出让、削减公共支出、贸易自由化等。智利铜矿、阿根廷油田、巴西铁矿、墨西哥铁路等核心国有

资产，被美资以“白菜价”收购，1983-1985年美国从拉美净回流资本超400亿美元。IMF派驻“经济顾问”直接干预拉美财政、货币政策，国家经济主权名存实亡。私有化导致本土工业崩溃，只能依赖资源出口偿债；资源收益被外资攫取，债务越还越多，永远无法摆脱依附。拉美借美元资本发展，却因美元加息破产；为偿债被迫低价出卖资源，资源收益又回流美国；资本越借越多、资源越卖越空、主权越来越弱，永远无法摆脱债务与资源双重依附。

三、唐罗主义：全新地缘政治时代的资源博弈

核心宗旨：关键矿产供应地缘化。能源转型与产业变革使铜、锂、稀土等关键金属战略价值凸显，成为国家安全与大国竞争焦点。拉美占据战略矿产资源中心舞台，迎来复兴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的十字路口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引领下，中国成为巴西、智利、秘鲁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。拉美成为中国战略资源支点，2025年中国进口拉美核心矿种占比为：铜（精矿+阴极铜）58%、碳酸锂94%、铁矿砂20%、稀土（独居石等）10%、钼45%以上、银70%以上、锌35%、铌90%以上、铼63%，智利、秘鲁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墨西哥为核心供应国。在全球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，美国“唐罗主义”出台被赋予三重地缘新使命：一是服务于MAGA的近岸战略矿产供应链重构，二是服务于大国竞争的阻断中国供应，三是服务于维护霸权的通过掌控拉美资源拿捏全球产业命脉。

金融绑缚：系统性锁死关键矿产。“唐罗主义”延续门罗主义思维，依托美元霸权构建起针对拉美关键矿产的系统

性金融控制体系。美国以世行IMF、美洲开发银行IDB、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为工具，通过债务重组、专项贷款、融资扶持等方式，绑定阿根廷米莱、玻利维亚帕斯等亲美政权，以信贷支持换取锂、铷、稀土、铜等战略矿产的开发与出口主导权。借助资本并购完成股权把控，强制矿产贸易使用美元结算，并辅以二级制裁、出口管制等手段，排挤中资参与、限制相关矿产对华输出，把拉美定为西半球专属资源区并排除域外势力。

资源垄断：掌控、定价核心矿产。为掌控占全球锂储量60%的“锂三角”地区，2023年12月支持阿根廷亲美右翼米莱上台，锂矿全面向美企开放；2025年11月支持玻利维亚亲美帕斯上台，签署《美玻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协议》，以20亿美元贷款承诺换取美企乌尤尼盐湖核心区勘探开发权；2026年3月支持智利亲美右翼卡斯特上台，锂盐湖重新拍卖、中企基本出局、美企控股。据USGS数据显示，2025年阿根廷、智利分别占美国加工锂进口量43%和54%，美国企业控股智利30%、秘鲁25%铜矿产能，伦敦金属交易所（LME）铜矿定价权由美国主导。据美洲对话研究所《2025年拉美关键矿产供应链报告》，2025年拉美关键矿产出口62%流向美国或美资企业，25%流向中国。

地缘绞杀：清除反美政权排除域外势力。授权动用国家战略力量夺取拉美航道、关键资产，禁止域外大国（直指中国）在西半球控制战略资产。2026年1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控制总统马杜罗，扶持亲美代理人政府签发仅美企可进入的

矿产通用许可证，并对反美阵营的古巴、哥伦比亚发出军事威胁。2月推出去“中国化”关键矿产俱乐部（FORGE，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），将中国定义为“供应链系统性风险”，拉拢阿根廷、玻利维亚、秘鲁加入，试图切断中资矿产供应链。指使巴拿马政府强制收回中资企业的港口运营权，政治施压秘鲁6月大选后新政府收回中资控股的钱凯港。3月组建“美洲之盾”反贩毒集团联盟，要求成员国承诺优先向美供应锂、铜等关键矿产。

技术锁喉：斩断高附加值链条。对拉美实施技术隔离+产业链低端锁定+工业体系摧毁，确保拉美永远沦为“资源奶牛”。锂矿盐湖提锂、铜矿湿法冶炼、稀土分离提纯、石油深加工等核心技术，美国严格禁止向拉美转让，甚至禁止盟友技术输出，形成“出口原矿—进口成品”的被动循环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拉美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不足19.2%，制造业占比从1980年的25%降至当前的17.5%，且90%为资源初级加工；高端制造业占比不足5%。通过高薪吸纳拉美高端技术人才，在拉美设立研发分支机构，控制核心研发环节，导致拉美本土研发能力薄弱，技术依赖永久化。2025年，拉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约0.6%，远低于美国的3.5%；高端技术人才外流率超50%，核心技术几乎全部依赖美国进口。

资源与资本二元悖论，是美国耗时两百多年为拉美精心打磨、不断加固的资源囚笼：以资源为诱饵、资本为枷锁、技术为壁垒、地缘为保障，让拉美自愿陷入“资源富集—资本依附—主权丧失—发展停滞”的死循环，最终沦为美国的

原料产地、资本牧场与地缘后院，“唐罗主义”正是这一策略的时代翻版。随着拉美觉醒与全球新能源产业体系的崛起，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不断深入，拉美正加快摆脱资源诅咒与资本依附，实现真正的独立与发展。